

编者按

身世苦难，偶入黄家；主仆情谊，两代故事。黄永玉先生温馨妙笔下曹玉茹阿姨的故事，带我们走进他的亲情世界。

你家阿姨笑过吗？

◆ 黄永玉 文/图



图一：楼上的花盆要砸死人啦！



图二：曹阿姨在潮白河边坐了三天



图三：入队了

扔进潮白河。阿姨当时回娘家，返家后一个人在潮白河边坐了三天（见图二）。之后就进北京找姨兄，托人找事儿做，在缝纫社学过，攒钱买了缝纫机。

在我们家，有的客人暗地里惊讶：“你们家这个曹阿姨，怎么不见笑容？”我说：“你要是清楚她上半辈子的事，你都笑不出！”梅溪对朋友称她是我家的“陀螺仪”，起着轮船上稳定的作用。她懂得人生，她也笑，她笑得不浅薄，她有幽默的根底。她喜欢黑蛋黑妮，他们之间有个不成文的约法三章。三人相处有很多话讲，值得笑笑。我们家里的熟朋友她都熟。郑可、郑可、陆志军、曾祺、苗子、郁风……来了新茶，问都不用问就给泡上了。一件暗暗使我们吃惊的事是：郑可见了她，每次都要从座位上欠欠身子。他听说过她的故事，有次在路上还提起怎么写她？诗？小说？还是剧本？“唉！爱，恨，祖国，死，活，在她那里怎么都那么简单？那么短？”

有的人来了说完事就走，就郑可、志军、曾祺、曾祺伯来要快预备炒菜，预备酒。

有次吃完饭后，喝完酒，又重新砌上茶，开始聊天之际，她忽然端了一盆热水过来放我面前说：“黄先生，你都快半个月没洗脚了！让大家说说！”于是大家敞开了嘴说笑起来！

“马上洗！马上洗！太不像话！查查检查脏成什么样子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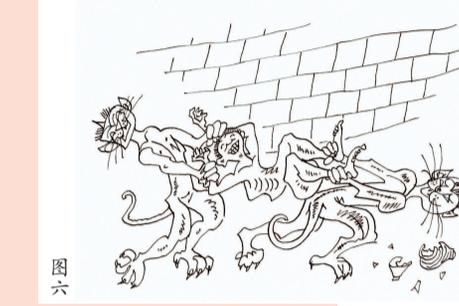
黑蛋已经念小学了，听说很淘气，上午刚被选上班长，下午爬窗子让老师把班长撤了。等他吃晚饭不见人回来，阿姨二话不说，缠上头巾出门不到一会儿就把他带回来了。“你哪里找到他的？”

“王府井儿童商店，他蹲在玻璃那边看玩具。”参加世界儿童画比赛得了头奖。学校因为他淘气没批准入少先队，戴红领巾。原本米市大街小学有人得世界儿童画比赛头奖应该开心的，没想到得奖的是个没戴红领巾的淘气人。做父母的也不好过，开自己玩笑说：“要是像清朝可以捐官，简直想花钱买条红领巾。”这事没过多久，学校通知黄黑蛋可以入队了。要借美院北边后勤部礼堂举行少先队入队仪式。

我们全家都很开心。一早买来叉烧包做馅的材料，前一天阿姨就发好面。米市大街小学到后勤部礼堂要走煤渣胡同转校尉营好长一段路，只要乐队号鼓一响，我们马上就会冲出去，欣赏我家黑蛋在队伍里的雄姿。

果不其然，号角响了。我们冲到门口，原来是磨菜刀剪刀的老头敲脸盆，吹大喇叭弄出的热闹。

回到宿舍，眼看阿姨刚蒸好的叉烧包全让大白猫掀得满地都是。阿姨耐心收拾进竹箩里，剥掉脏皮，准备黑蛋回来吃油煎叉烧包。



图四：“咚”的一声，把茶壶放在桌面



图五：看你这么磨蹭，徐连马多嘛



图六：梅溪、黑妮的烦恼

说时迟那时快，戴上红领巾的少先队员黄黑蛋光荣回家了（见图三）。笑眯眯站在面前，向大家敬礼。这么快学会敬礼，真不易。来往的朋友，阿姨都熟，宪益的夫人戴乃迪是英国人，见面也有话讲。有一天来了三位日本客人，是来请教一张钞票上日本皇太子的疑问的。我不懂，便准备带他们去会见从文表叔。客人刚坐下，阿姨左手抓四个没耳茶杯，右手提了把旧茶壶，“咚”的一声放在桌面上，径自走了。那意思是说：“要喝自己倒！”（见图四）那三位日本客人和那翻译都稍微愣了一下。我来不及说话，赶忙提起茶壶给三位客人倒茶，晃过这刹那的难堪，别的就顾不上。后来三位日本客人见到从文表叔，听到高明的见解都很满意，走了。跟翻译和三位日本客人从此都没有联系。世界上仿佛没发生过这件事。这事郑可、苗子两口子、曾祺都听我说过。郑可哈哈大笑一过之后说：“算是对三个狗日客气了！”

曹阿姨给孩子讲的故事：从前有一个穷人，老了，没人照顾。房檐

底下年年都来燕子，衔泥修老窝，孵小燕子。一天，燕子一只小腿让人弄断了。老人看了难过，连忙给它敷药，捉小虫喂它吃。七七四十九天，腿伤好了，衔来一颗瓜子放在老头手掌心多谢。

老头把这颗种子埋进大门对面肥土里，没想到长了个方桌那么大的大瓜。打开一看，里头都是金银宝贝。后来的日子好过了，天天早晨吃油条，喝豆浆，中午吃炸酱面，晚上喝二两酒，炒菜，卤猪肚，回锅肉……

隔壁老头奇怪他日子怎么变好了？问他，他便讲燕子受伤的经过。

那老头也学着这老头，上房捉了燕子，弄折了它的腿，连忙假仁假义地给它上药，讲好话，过了七七四十九天，燕子的腿也好了。老头坐在大门门口等，果然那只燕子衔来一颗瓜子放在他手掌心。他连忙也种在自己大门对面肥土里。只等着开花结大瓜。什么都不做了，天天进城吃喝玩乐，没钱就挂账，一副大户人家有钱人派头。

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那根瓜藤果然结了个瓜，眼看跟隔壁老头结的瓜一样，慢慢在长大，当然引来好多城里人参观。门口顿时热闹起来。老头还认真忙着泡了茶水招待。

到了长得跟桌面一样大的那天，参观的人比十家办结婚喜事的还多。老头儿借来把大砍刀使劲一破，什么都没有！中间蹲着的白胡子小老头站起来，指着贪心老头说：“嘻嘻！看你欠这么多怎么还？”（见图五）

“我们村有个懒人，大家叫他‘邪蛋’，什么事都不做，成天睡在娘娘庙后墙根，告诉人家，有两个蓝颜色的小鬼陪他玩，抓着他的手脚晃悠，晃悠，每天都躺在那里让小鬼晃悠”（见图六）。肚子饿了，就捡点别人扔在路上的烂东西吃。

有一天，仍然让小蓝鬼这么悠呀悠地，一悠把他给悠到河南去了。他想家，后来讨饭回来，人都不成个人形了。”

“妮呀，叫你妈妈来”

有一天在美协碰见张谓胖子老兄，他说孩子得奖，他应该来家贺喜。我说：“别贺喜，几时有空来家吃饭吧！”他老想了想：“不如明天来吧！”我说好。他早晓得梅溪的手艺。

回家告诉梅溪，她说：“这时候你随便开口请人吃饭，不要说菜，连米粮都是问题。”我听了这话，想想也是。不过，他是我最早认识的延安朋友，比华君武、蔡若虹都早。一九五〇年前后，党派他来香港办事，比如买乐器，一买就是十个八个乐队的乐器，这规模的生意，把乐器铺老

板吓傻了。还有照相机，录音机，大型电唱机那一些叫不出名字的东西。这不是个人行为，动不动就千千万万。张谓住没多久，只新华社与香港美术界前辈黄茅、文化界前辈李青等几个人知道，我也夹在里头知道了。不过我没问他来香港买什么，只听说他在延安时是开肥皂工厂的，早年的画画行当怕自己也记不起来了。

梅溪就决定明天把那只不生蛋的老芦花鸡杀了。一说起明天晚上吃鸡，黑蛋、黑妮都挺高兴。黑妮第二天去上学都特别起劲，黑妮在美院托儿所，要求梅溪早点接她回家。我不清楚读者诸君清不清楚当年艰苦的面目？不是一家两家的事；是全国家家户户的每一张嘴巴的大事，好稀罕的灾难。所以请一个人吃饭居然敢动刀杀一只鸡，在那时候是要有一点胆子的。

张谓胖大爷来了，喝茶，抽烟（自带），孩子也兴高采烈地回来了。唱着跳着，念晚晚上吃鸡，并告诉张谓伯伯，是只大芦花鸡。

张谓一听，蹦了起来：“什么？杀鸡？干嘛杀鸡？带我去看看！”孩子唱着跳着牵着胖伯伯的衣角去看芦花鸡。芦花鸡完全不晓得大祸临头，死之将至。

张谓从鸡笼里抱起芦花鸡，大声嚷着：“梅溪，梅溪！这么好一只芦花鸡你杀她干什么？你，你，你留她生蛋多好！”“她好久不生蛋了，留她费粮食！”梅溪说。“什么费粮食？你根本不懂养鸡，不生蛋要怪你不会养，你知不知道我在延安喂过多少蛋鸡？我，我，我今天不吃你们晚饭，我就抱着芦花回去，算是你请了我的客，我多谢你们，我领情了……”

胖子老兄抱着芦花鸡真那么铁心地扬长而去。我们一家四口人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。曹玉茹阿姨过来说：“今晚上好饺子，别犯傻了。这年月朋友来往好坏事都容易犯急。张先生说他会养鸡我信他，让他抱去养吧！我们少一顿口福，留芦花一条命。让张先生两老去讨个欢喜……妮呀妮，你看张伯伯这人做人多真诚，别怪他让你今晚不开心……”

有一天，她叫黑妮：“妮呀！叫你妈妈来！”梅溪来了，吓得半死，赶快送到协和医院，一到挂号处她就昏在地上，一地血。赶快进行抢救，在住院住一个礼拜，回老家住了一个月。人比之前还精神。

她肠子方面好像有什么痔疮事，自己用剪刀一刀剪了，医生说：“幸好你们来得快，要不然就命没了。”她的姨兄来看她，一边说一边发抖。

后来我们搬到火车站罐儿胡同，有人给阿姨介绍个男朋友，是北京第五建筑队的队长。姓陈，党员，也讨过日本鬼子。结婚了，曾经住在八大处。

一九六六年了，阿姨还回来看看我们，抱在一起哭。叫她别来了。她说：“不怕，我是烈属，我清楚黄先生是好人。”挖防空洞，做砖坯，我在“牛棚”出不来，家里缺原料，也没劳力，陈叔叔和阿姨用三轮平板给我们拉来三车土。阿姨生了儿子常京，常京长大，陈叔叔离世了。我们两家没断过往来，又是好多年过去了。（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八日）